

挪威 / 现代文学译丛

爱

Kjærlighet

HANNE ØRSTAVIK



[挪威] 汉娜·奥斯塔维克 / 著 范炜炜 /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Kjærlighet

[挪威] 汉娜·奥斯塔维克 / 著 范炜炜 /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 / (挪) 汉娜·奥斯塔维克著; 范炜炜译.

— 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9.8

(挪威现当代文学译丛)

ISBN 978-7-5327-8053-2

I. ①爱… II. ①汉… ②范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挪威—现代 IV. ①I53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123938号

Hanne Ørstavik

KJÆRLIGHET

Translated into Chinese from the French

Copyright© Céline Romand-Monnier, 2011

Copyright © 1997, Forlaget Oktober AS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Oslo Literary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9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(STPH)

All rights reserved.

This translation has been published with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NORLA



图字: 09-2018-695号

爱

[挪威] 汉娜·奥斯塔维克 著 范炜炜 译

责任编辑 / 杨懿晶 装帧设计 / 胡枫

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

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6.5 插页 2 字数 51,000

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8053-2/I · 4943

定价: 42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。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513-83349365

等我老了，我们便乘上列车去远行，去到那遥不可及的远方。望向车窗外一一掠过的山脉、城镇与湖泊，同来自异乡的人们谈天说地。我们始终不要分开，列车也永远不要到达终点。

每周至少看三本书，有时还会是四本、五本。她非常喜欢在阅读中度过的时光：坐在床上，盖着被子，喝着咖啡，穿着长睡衣，满地烟蒂。她对电视完全没兴趣。“我从来不看电视。不过约恩可能有时想要看看。”

结了层薄冰的马路上，一位老妇人拖着灰色购物车艰难地往前走着，她赶紧将车偏向另一边避开。天色昏暗，维贝克看着墙壁的积雪在路面上投下影子。紧接着，她便发现自己一直没打开车头灯，就这样在夜色中行驶了一路。家已经快到了，她这才将灯亮起。

约恩试着眨眨眼睛保持清醒，但眼部周围的肌肉完全僵硬了，动弹不得。四下一片寂静。他在等维贝克回来。他想要睁大眼睛，于是聚精会神地盯着窗外的某个角落。地上的积雪至少有一米厚，雪地底下是窜来窜去的老鼠。它们在雪里建起了长廊和隧道，约恩想象着，它们应该会相互拜访、分享食物。

汽车的声音响起来了。他在等待这一刻，却又总是忘记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声音。每次都是在他不打算再等下去的时候，这声音便会出现，因此他不用费心去记住这声音

的感觉。她到家了，他听到了。他发现：不是我，是我的肚子，是我的肚子想起了这种声音。就在声音传入耳中之后，他从窗户一角看见了这辆蓝色小轿车。她在倒车时冲开了雪堆，朝家的方向转过去，驶上小台阶，径直来到了门口。

引擎声很大，在周遭寂静的环境中异常明显。她熄火下车。他听到了开门声。从大门打开起，他开始读秒，直到关门声响起。这样的声音，日复一日，从未改变。

维贝克将门口的购物袋往一旁挪了挪，再弯腰解开靴子。她的双手被冻得红肿，车里的取暖设备已经坏了。上周她开车载一位购完物的女同事回家时，人家向她提起过一处维修费不贵的地方。维贝克笑着说会考虑考虑。她的钱本来就不够用，显然不能浪费在修车上。只要还能开，她就心满意足了。

她收起镜子下方桌面上的信件。双肩略感不适，繁忙的一天下来她有些承受不住了。她站在原地甩了甩双臂，动了动肩颈，往后仰头时不禁疼得“啊”了一声。

她在脱外套了，他心想，她现在一定在玄关的镜子前，一边将大衣挂到衣架上一边端详着自己。她一定很累了。他打开火柴盒，抽出两根火柴，在眼眶外部两侧都撑上一根，阻止自己再眨眼睛。维贝克在心情好的时候会说，这样你就不会困了。火柴就像粗粗的木棒，把他的视野挡住了一大半。他一直在想着火车，根本无法控制自己。无论在思考什么事情，脑海中总会有一列向前行驶的火车，它时而转弯、时而鸣笛、时而高速奔驰。他或许应该为她做一下脸部按摩，揉揉额头和脸颊，这是在健身课上学的，效果似乎不错。

她将购物袋提进厨房，把信件放在桌上，开始往冰箱

里堆放食物，搁板上很快便多出了几盒吃的。作为一名新晋文化顾问，她今天白天介绍了自己负责的首个文化项目，面前坐的是一位栗色眼睛、棕色头发的技术部工程师。她坚持在项目封面上采用当地艺术家创作的一幅彩色画作。她站在自己的工作计划表面前，喝了整整一杯水。演示的效果很好，最后大家都表示很高兴能与她一起工作，她的想法非常有启发性，让人看到了新的可能。在整个演示过程中，那位栗色眼睛的工程师对她微笑了好几次，在简要总结时可以看出他非常希望促成这次部门间的合作。

她拢了拢自己的头发，将它们全部捋到一侧肩头，一边抚摸一边为它们恰到好处的长度窃喜不已。

他听到楼上地板传来的脚步声，是她的鞋子。维贝克有固定的室内鞋，就是夏天穿的那种矮跟鞋。他取下了火

柴，擦亮了一根，就这样看着火柴燃烧，直到燃尽熄灭。

在办公室里，她总是身穿职业短裙，嘴唇上还涂着口红。

回到家后，她会换上灰色运动衫，只留拉链处的一抹闪亮。她现在应该正在换衣服吧。这似乎触碰到了他内心深处的柔软。刚搬来这里时，她曾送给他一双拖鞋。就在搬家后的几天，她从办公室将拖鞋带回家，外面还裹着一层鲜花图案的包装纸。她将这份特殊的礼物抛向他，让他从空中一把接住。这是一双齐踝羊毛拖鞋，鞋底是皮质的。拖鞋上方配有金属搭扣，如果不将它扣好，走起路来就会发出“嗒嗒”的声响。

维贝克放下水杯，望向窗外。天已经黑了，路灯都亮了起来，照耀着房屋间的马路。北面，乡村小道一路通向国道。她心想，这就像是一个循环，人们可以在市中心的住宅和商店前开过，穿越整个城市，在北部的国道上转

弯，再一路向南，便又回到了市中心。大部分住宅的客厅窗户都面向马路一侧。人人的生活都被市政建设搞得千篇一律。居民区背后是一片大森林。她在一张纸上写下了几个关键词：身份，纯爱，美学，信息。

她来到了客厅。沙发上铺着一条灰底白圈的羊毛毯，反面是白底灰圈图案。她将毛毯整理妥当，把扶手椅拖到窗户下方的散热器旁边，从小圆桌上拿起了一本工作用书。

书的封面凉凉的，摸上去很舒服。她用左手在封面上仔细抚摸了一会儿，才开始翻阅。接着，她把打开的书放在膝盖上，闭着双眼靠着座椅。眼前都是办公室里的一张张面孔，他们一个个从脑海中闪过，画面显得很漂亮。她默默地回顾着种种情形，模拟着自己的应对方式。

约恩站在客厅入口处，静静地看着她。他努力让自己不眨眼睛。他想问她关于明天生日的事情，明天他就九岁了。但他有些迟疑，因为她已经睡着了，一本书摆在膝盖上。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场景。一本书，不锈钢灯罩里透出的强烈光线。她还时常会夹着一根点燃的香烟，他的目光便随着烟圈一直延伸到天花板。她的深色长发垂散在椅背上，还有几根在边缘处微微摆动。约恩，来摸摸我的头发。

他转身走进厨房，从橱柜里拿出几块饼干，把一整块塞进嘴里，想要慢慢含化而不是掰成一小片。

他回到自己的房间，跪在床上，把饼干放在窗台上一字排开。

他望着窗前的雪花，想象着需要多少片才能积成一堆。他在心里默数着雪花的数量。今天在学校里大家都在

谈论雪花，晶莹剔透的雪花。它们没有两片是完全相同的。需要多少片雪花才能堆成一个雪球呢？又要多少片才会在窗户上变成一个点？

维贝克睁开眼睛。从客厅大窗户向外望去，一辆汽车的尾灯正渐渐消失在路的尽头。她在脑子里过了过自己认识的那些人，想着可能会是谁。大概是工程师吧。

她起身看了一下时间，然后走进厨房，一边烧水一边剥洋葱。水沸腾后，她将平底锅移开，浸入几根香肠，再打开冰箱把剩余的洋葱放进去。打开收音机，里面正在播放一段访谈，她并没在意内容是什么。说话人起伏的音调仿佛某种旋律。她收走放在桌上散着些面包屑的脏盘子，里面还有点剩下的牛奶。她依然穿着短裙，虽然已经旧

了，但与她的腰身极为贴合。腿上精致的紧身裤袜是她奖励自己的奢侈品。大部分人都是根据天气情况搭配它的。这样厚实的紧身裤袜配一对保暖袜，在进入室内后便可脱去。她想，人生实在太短暂了，美丽要及时展现出来，即使“冻人”也没关系。

她在水龙头下冲洗盘子，用刷子将粘在底部的面包屑、饼干屑、麦片渣什么的清理干净。他总是喜欢一边听收音机一边吃饭，吃完以后也不记得将收音机关掉。所以有时她一下班回到家，在走廊里就能听见厨房传来的低低的声音，就好像里面有人一样。

广播里的访谈节目结束，响起了一首歌曲。她知道这是一支很有名的乐队演唱的，但一下子怎么也想不起来叫什么。她觉得现在很需要一本厚厚的好书，让自己可以深陷其中，不再被真实生活烦扰。我应该享受这样的感觉，

毕竟工作和周遭所有的一切都令人疲惫不堪。

约恩坐在自己的房间里。他的床抵着窗户下的取暖器。每次躺下来的时候，都能明显感觉到热气从身体一侧冒出来。床头摆放了一层蓝色搁板，上面是几本杂志、一卷透明胶带、一盏小台灯和一把水枪。他按下了搁板上方收音机的按钮，拧了几下频道，音乐声传了出来。他试着从中听出不同的乐器。这是空心吉他，他听别人说起过。空心吉他。

他躺到床上，闭起眼睛。他觉得只要什么都不想，脑子里就肯定漆黑一片，仿佛一处灯光完全熄灭的大房间。

突然，她想起了乐队的名字。当然了，就是这个名字，她对自己说。那是一次考试结束后的庆祝场景：她和一个比自己年纪小一些、扎着马尾辫的男生一起在这段歌曲伴奏下跳舞；他用力扭动着自己的臀部，说实话，看上

去有些粗鲁。她笑了起来。

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包土豆面饼，又用叉子取出几根香肠。

她弯腰朝走廊方向喊了一声约恩。找出餐垫，摆上平底锅。她本来还想点一根蜡烛，但看了看抽屉，好像忘记了。还没来？她又喊了一声，然后下楼朝约恩的房间走去。

他正在梦里跟朋友们打篮球。天气晴好，有些炎热，他拿了很多分，很是兴奋，一路跑着回家打算跟维贝克炫耀一番。她慢慢从厨房走出来。他开始讲自己有多么威风，但她的微笑显得太过怪异，他只能转身下楼朝自己房间走去。就在楼梯角落，站着一个跟维贝克一模一样的女人。她在轻声说着什么，示意让他靠近。正当他准备走向她时，又一个女人出现在楼梯处。可能她才是维贝克。他